



沙利文霸王系列

72  
72.4

# 花王霸王血

沙利文霸王

## 内 容 简 介

美丽善良的佳人，孙小丽由于父亲花天酒地，母亲成天沉醉入赌场，离家出走，在一风狂之夜失身于《铁手邦》老大，从此加入黑帮以卖肉体为生，在卖笑生涯中结识了正人君子江鸿，此人以正直、真诚的情感感化了孙小丽，由于母亲荒唐堕落，《铁手邦》老大趁机钻进了孙家，和母亲为过床第之欢，更加利用色相，勾结香港及澳门黑社会老大，进行血腥的仇杀，终于血洗亲仇。

本书为沙利文又一新作，作者大胆新作，写出了愤与恨，血与火的各种人物内心，文章情节跌宕，惊心摄魄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舞台上，歌手野狼撕裂般地吼叫着，舞池内，人头钻动，屁股狂摆，大跳“摇臀舞”。

这儿是：香港一家二流夜总会——“疯狂屋”。

忽然！一团火似的一名少女扑入舞池，少女并非身上着火，而是打扮似火，模样儿惹火，她该是个玩火的女人了。

少女二十光景，长得很甜，头发染成金黄色，蓬松着，一边掠住鬓角，诱死人，是香港最流行的“玛露型”，上衣是大“V”字红色短袖恤衫，开领处，可以看到似火山喷发状的半边乳房，下衣是红色热裤，短得不能再短，雪白的玉腿，丰满圆浑的臀部，紧衣、紧裤，兜搭得曲线毕露，美不胜收——美中还有三分妖气。

她左手持着白兰地，边舞、边饮，虽是有了几分醉意，舞步却不见乱，尤其臀部摆动得闪电般快，有节奏，更有韵致足见，少女是老玩家啦！

年青人都向她跟前拢，少女来者不拒，蝴蝶般的，穿梭于几个男不男、女不女的“披头士”之间，蓦地，灯光一亮，歌完、舞罢，一曲既终，掌声四起。

歌手野狼行了个“抛吻礼”，掌声四起，野狼这位不认英文，却专唱英文热门的歌手，倒是深受欢迎哩！

一声尖锐的口哨，引起了在场人注目，红衣少女得意的耸

耸肩，接着又食指一圈，再吹一个。

“披头士”们鼓掌喊好，红衣少女撇了下小巧的红唇，然后向着野狼勾勾指头说：“我来了！哈罗！”

野狼跳下舞台，一手拦住少女的细腰，进入卡座。

少女把剩余的酒一口饮尽，桌子一拍，叫道：“保爱！再来瓶香槟。”

野狼皱了皱眉头说：“玛丽！少喝点行不行？”

“怎么？”玛丽腮帮子一鼓：“心疼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这个意思，怕你喝醉了。”

“目的？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很简单嘛！喝醉了你才可以扒裤子啊！”

“玛丽！不可以侮辱人。”

“少他妈的装蒜了，半年前香岛酒店的事，忘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姑奶奶不是喝醉了，你能到手吗？”

“玛丽……”

“别哭着脸好吗！咱玛丽虽然被你夺去了贞节，但却从来没有怪你。”

“关于香岛酒店的事……”

“不承认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野狼艰涩：“总之，对不起。”

玛丽忽然嫣然一笑：“别小家气了，坦白说，没有你，我哪来的今天？今天嘛！想玩就玩，想跳就跳，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，还不是你的功劳吗？”

原来你……你恨我？”野狼往桌子上一扒，哭了。

玛丽嘴巴掀起股嘲讽般的微笑，旋而在野狼耳边说：“心

肝！如果恨你，会天天找你喝香槟吗？”

香槟送来，玛丽疯狂般地饮。

野狼抬起头，欲语还休的：“再……这样喝，就连裤子都穿不上啦。”

玛丽燃起根“三五”，吐了个烟圈说：“装窗，不是吗？妈的，有人请姑奶奶吃香槟，还得看看眼色哩。”

“玛丽！说真格的，这个月薪水又透支了。”

“透支？”

“喝的不够你开支，不透支行吗？”

“那么昨天的话告吹了？”

“几十块港币可以向同事借。”

“几十块？少叫姑奶奶丢人！明天是老大认么妹的日子，又是第一次见老大，我这么妹出手能寒酸吗？”

“老大并不稀罕么妹送什么。”

“这是我的事了。干脆！”

玛丽伸出两个手指头，不用说是两百，绝不是二十。

野狼连连摇头，玛丽冷笑一声，向着走来的“保爱”说：“告诉小蔡，就说姑奶奶没钱用了。”

“保爱”呲牙一笑，加快脚步替玛丽办事去了。野狼忽然脱下了手上一枚“猫眼”戒指，狠狠的说：“相信两百足够了。”

玛丽接过戒指，手上一戴，笑道：“找娘家解决？”

“除了找“娘家”，总不能贵买贱卖吧？”

“也好，不过……”

“放心！上一次你需要钱时，曾当过两百五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小可怜怎的办？”

“小可怜？关你的个屁事？”

“一起混的嘛！再说，已经答应帮她忙嘛！”

“总不能当两百给她一百吧？”

玛丽想了想道：“反正不够排上用场，索性再客串下应召女郎，未尝不可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虽穷紧张，又不会少一根毛。”

“戒……戒指呢？”

“替你保管，舍不得吗？”

“玛丽！你……好象有意整我。”

“如果想整你，早就答应跟你上旅馆啦！“这话怎的讲？”

“为了保留一个女孩家第一个男人的最好印象，所以别人行，你不行，这就是爱你的保证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？”野狼更糊涂了。

“玛丽！”一个穿燕尾服的人物脑袋伸了过来，是小蔡——拉马扯皮条的领班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伍百，三七分帐，老地方。”

玛丽手袋肩上一挽，顺手掂起半瓶香槟、晃晃荡荡的站了起来。

野狼挡住去路：“当了戒指，钱又不是不够，何必非跟个不相识的人住旅馆？”

“住旅馆怎么样？”玛丽嗓门提高：“又不是我老公，管得着吗？操你娘！”

最后“三字经”倒非骂野狼，而是玛丽拿着酒瓶，指着个探头过来看热闹的嬉皮。

嬉皮不干示弱的：“敢骂人？”

“骂你？还要揍你哩！”

酒瓶砸去，嬉皮头一低，“唏哗啦”，嬉皮脑袋并未开花，可是桌子上的盘碗、餐具，却砸了个稀烂。

玛丽大咧咧的走了。

野狼只有处理善后了。

车子在五光十彩的马路上疾驶着，玛丽茫然的，似乎已忘记乘的士去哪里了。

她的酒意更浓了，醉酒的人大皆如此，不运动还好，一运动人会使三成酒，变成七成，何况，玛丽表演了一手酒瓶砸嬉皮的“半武行”呢？

酒对玛丽影响太大了，酒使她堕落，酒使她麻醉于一时，酒也使她更疯狂，更大胆，乃至不顾一切，不计后果，其实，玛丽并不希望喝酒，而且，过去曾滴酒不沾。

现下，一件与酒有关的往事，蓦地在脑中旅起，是一家黑沉沉；充满罪恶的酒店，于是她狂饮；猛喝，接着，野狼出现了，野狼请她干了三大杯，她醉了，醉得人事不省；醒来时，下体奇痛，野狼半裸的睡在身旁，正以谦咎的；畏罪的、不安的眼光望着她。

这该是半年前的事了，从此，她吃定了野狼、野狼却也尽其所有的安排她生活，并于不久前介绍她加入了“铁手帮”——一个赌狠、亡命的黑社会组织。“嘹——”

是车了停止的声音，把玛丽拉入了现实，现实是出卖肉体，挽回所需，供自己挥霍。

玛丽打发罢车资，一位穿着“将军服”的司阁，替玛丽开了车门，玛丽望眼矗入云表的“国王大饭店”，酒也清醒了，于是胸脯一挺，昂然地跨入饭店的自动门。

“国王大饭店”玛丽也不陌生，这地方她有成打以上纪录，当然，不是来此请客，而是陪客上床。

一名三十多岁，身着制服，长象中兔子差不多的人迎了上来，“玛丽！快两点半啦！”

此人姓王名恩，“与疯狂屋夜总会”的小蔡是一码子货，王恩之认识玛丽，也是由蔡介绍的。

“太晚了客人要发脾气的。”

王恩发牢骚，人已步上电梯。

“姓王的！玛丽发话了：“鬼话连篇的，是不是打算退票？”

“不！不！我是说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！姑奶奶脾气你小子又不是不知道，没钱就来，不能时瞟头也请不到。”

“天啊！你比我这个介绍人还威风。”

“生儿子没屁眼，连卖×的钱都吃，算他娘的什么东西？”

王恩不敢开口了，玛丽是他斤里的王牌，得罪王牌就少了收入，下马威对玛丽说，百试而无一灵。”

离开电梯，王恩遥遥指了下321-房，悄声说：“就是那一间。”

“拿来！”玛丽打开手拉袋。

王恩连忙把“夜度资”按规矩塞入皮包内，笑笑说：“玛丽！今天可能接了个怪人。”

“怪人？”玛丽放荡地：“怎样怪？东西不一样，是吗？”

“哈？你呀！说粗话比我们男人还要粗。”

“说粗话又不是你们男人的专利，少见多怪。”

“真格的！听说你还是位大学生哩，有这码子事吗？”

“大学生算个屁！姑奶奶钩上个“呆子”，一晚上收入叫大



学生赚一年。

“愈扯拿离谱啦！我说那客人是怪人，是有用意的。”

“倒要领教下了。”

“客人叫江鸿，台湾来的，是个写小说的。”

“这也不能算怪人呀。”

“人很年青，才二十五岁。”

“最好再去掉二十岁，好让姑奶奶抱着他撒尿。”

“别开玩笑好吗？因为江鸿是万中选一的死呆子，明白吗？”

玛丽眼一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王恩得意的：“叫我找姑娘时，脸红得象你嘴上的口红。”

“原来是个雏儿。”

“雏儿就是死呆子？”

“想分些好处？”

“否则我又何必送上这个情报？”

“作梦——”

玛丽俏皮的拉了个长音，领先走向 321 房间。

王恩赶忙捺动电铃，门开了，玛丽哼着流行歌曲，连开门人瞧也不瞧的往沙发一仰，二郎腿翘起，摇呀摇的，猛抽香烟。

“江先生！这位玛丽小姐可不是一般女人，不但当过电影明星，而且当选过……当选个什么皇后哩！”

“江先生……”

王恩作职业性的吹捧，江鸿一边道谢，一边却将王恩推出门外，随后不自觉的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？”玛丽媚眼一勾：“不对胃口，是吗？”

“不对胃口？”江鸿怔怔的，有些手足无措。

“那为什么叹气呢？”

“原来……”江鸿养清楚玛丽的用意，连忙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！我是看不惯王恩的那副嘴脸。”

“嗯！这还差不多，坐下嘛！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噫！靠近些嘛！姑奶奶身上又没杨梅疮”。

“小姐！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样？”

“一个人何苦虐待自己呢？”

玛丽好奇的打量了下江鸿，江鸿不但年青，人也长得很性格，粗粗的眉毛、宽宽的肩膀，一双坚毅炯炯发亮的眼珠子，很有男人气概。

“说呀！”玛丽狡黠地：“人家又没发羊癫风，为什么虐待自己？”

“慧其外，必秀其中，小姐怎可过份的说些不中听的话，掩饰内心的空虚呢？”

“我？没……没有呀！”

“一颗明珠尽管被尘垢遮蔽了光芒，但本质毕竟是颗明珠。”

“我可是地地道道的绣花枕头，一肚子草包嘛。”

“世界上可没有象小姐这样草包的人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眉宇之刻，隐透智慧，如没有受过相当教养，绝对无此表情……”

“还有呀？”

“美而不妖，秀而有骨，这该是气质所使然。尽管，用言语

伪装等，以笑骂讽世，却瞒不过人的眼睛。”

“呀！怪不得写小说的哩！口才不错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别穷扯啦！睡觉吧。”

玛丽伸个懒腰，熟练的将惹火上衣脱了下来，肌肤雪白，半月型乳罩，丰满小腹，深深脐眼，却叫江鸿面红脖子粗的，紧紧把眼睛闭起。

“不要脱！不要脱……”

玛丽愕然地：“怎么？我的身材不够美？”

“美……美……”

玛丽扑哧一笑：“真是怪人！但有话在前头，行有行规，我玛丽陪客人有陪规，天一亮就走路，现在四点多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”

“后悔？”江鸿目不斜视的盯着有些有些想逃避的玛丽眼睛。

玛丽再次坐下，郑重其事的：“江先生！大家心里应该有个数，你叫女人，当然为的是发泄，否则，住这么高贵的旅馆，玩我这等不算便宜的女人，等了老半天，还要勒紧肚皮呢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要老瞪着人家嘛！我的大文豪，我的爬格子动物，想想看，你收入有限，放着现成的东西，不去享受，怎的不后悔？”

“你呀！”

“别装蒜啦！我就不相信……”

正要解裤带，玛丽脸上一阵灼热，原来是江鸿情急之下，狠狠掴了一记耳光。

玛丽楞，因为太突然，有些出乎意外。

江鸿抱着头，梦呓般的：“我……我疯了？为什么打她？凭什么打她？……”

玛丽眼圈一红，但力持镇静的说：“我生来就是个挨打的命嘛！”

江鸿的手再高高举起，但打的却是自己。

玛丽拉住他的手，抱住他的身，激动的：“不要这样嘛！你究竟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并不是用几个钱就希望找便宜的人。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不过是想得到些资料，完成部有意义的小说。”

“原来你打算在我们这等人身上，有所发现？”

“是的！玛丽！肯帮忙吗？”

“小说的主题？”

“以一个或多个不同革运，不同环境的女孩，写出她们可歌可泣的不幸遭遇，并强调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，唤起年轻人的良知。”

“书名呢？”

“漩涡！”

“很有诗意嘛！好美。”

“美的东西是陷阱，是深渊，当你驾一孤舟，浮泛海上，阳光下，那平如镜，像彩盘的水中物，就是漩涡呀！”

“漩涡可以把孤舟吞没？”

“包括驾舟的人，所以你，我，她，都应该在漩涡之前，不为它的光彩，不因它的壮观，迷离而失陷……”

“是一个具有深度的描写？”

“愿不愿意将深度描写付予内涵？”

“想听听我的身世，遭遇？”

“不错！想象中，该是个赚人眼泪的故事。

“有酒吗？”

“不！为什么提酒？”

“没有酒就没有勇气提故事，更没有力量面对现实。”

“好！谢谢你，我去拿酒。”

酒来了，大口的喝。

她躺在江鸿的怀里，有了如下对话。

“我的父亲在我十五岁时病故了，我的母亲为了培植我读书，和照顾两个幼弟，偷偷的，着眼泪，每天黄昏之后，都要去最下贱地方出卖身子。”

“吗！伯母她……”

“她终于又嫁人了，所嫁的人，也正是玩她的那个杀猎的屠夫，从此，我和弟弟们的命运就惨了。”

“屠夫！不，应该是你们后父虐待你们了。”

“打骂之外，有一晚还要强奸我。于是母亲跟他拚命了，结果母亲被打得半死不活，后父从此不见了，我将母亲送到医院，想不到皮肉之伤好治，营养不良所造成的胃病，必须开刀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我下海了。”

“为了治伯母的病？”

“是的！还有两个弟弟要读书。”

“玛丽！你……真伟大，真……呀！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玛丽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奔放了。她紧紧抱住当面这位心地善良的年轻人，因为，她说的并不是实话。

尽管不是实话，但这个故事却大半是真实的，她是把一个命运相似的女孩——小可怜的遭遇代替了自己。

玛丽本人呢——？

往事不堪回首，她不愿想，不敢想，但激发起来的情绪，却又不能不去想。

半年前吧？玛丽——真名应该叫做孙小丽，她从一家香港很有名气的文学院放学回家。

提起这个家？她憎恨，她悲痛，她早就存有摆脱这个不成家的念头。

孙小丽的父亲呢？在九龙经营进出口，生意做的很大，每天，逐鹿于声色犬马之间，不到半夜三更，休想回家。母亲？更糟！连吃饭都在麻将桌上，母亲的牌友没一个是好东西，其中一个叫陈鹏的，四十不到，打牌也戴着副黑色眼镜。孙小丽曾有一次看到打牌时，他的手摸在母亲的大腿上。

陈鹏表面上对孙小丽倒是蛮不错的，每次来，总是带点很贵生的化妆品，据孙小丽所了解，陈鹏是新加坡的大财主，拥有两家化学公司。

积压已久的家庭问题终于爆炸了。孙小丽因身体不适，提早离开学校，当她到达家门口，第一件事就是碰上两个弟弟——十六岁的大宝，十四岁的小宝，兄弟俩“修理”个邻居小孩子。

孙小丽摆出姐姐的威风，大加教训。

大宝不服，小宝也不服，孙小丽气愤之下打了大宝，不料一向很听姐姐话的大宝居然还了手，而且不知轻重的，把孙小丽推了个筋斗。

孙小丽去找“母亲”告状，母亲——吕桂珍正在麻将桌上，

哪里听得下去，孙小丽喋喋不休，并苦口婆心地指责母亲再沉迷赌博，父亲是不用说了，恐怕两个弟弟都要变成太保！

吕桂珍恼羞成怒，加上本该胡了的清一色输给对门“双龙抱柱”，因而一气之下，破天荒的打了小丽一耳光。

“当着众多的人（牌友）——孙小丽羞得无地自容，但个性倔强的孙小丽并没有作任何表示，她离开麻将房，她要到她的房间内好好的大哭一场，当她开了房门，做梦也料不到，她的父亲孙大海正抱着下女小菊企图非礼。

孙大海绝没想到孙小丽会提前返家。

这尴尬的局面还是孙小丽一掉头离开家解决了。孙小丽愈想愈气，愈想愈恨，她在邻近的洗衣店换了送洗好的衣裳，于是，她出走了。她也不知该到哪里去？游魂似的到了酒店买醉——不用说话，正是那家结识野狼而丧失清白的香岛酒店……。

不敢想的往事，从脑际溜过去了。

她哭了——哭得很凄惨，哭自己，哭家庭，哭她所有接触的人——那该是种近乎自卑所产生报复性哭，讽刺的哭了，她实在是醉了。

但她却将心里悒闷，藉着吐酒发泄尽散了，迷茫中她在个温暖的，有力的臂腕中睡着了，意识里又觉得那臂腕轻巧的将她放在床上，而且，加了床舒适柔软的毛毯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

化名玛丽的孙小丽终于醒来了，一望腕表，恰恰十点整。心说：“还好！老大中午的餐会不受影响。”

到洗澡间梳洗完毕，这才发现江鸿以臂当枕，就在写作的办公桌上沉睡未醒。

酒醉心不迷，孙小丽看到了甩在地上的江鸿上装。

上装藉狼不堪，孙小丽意识到是她酒醉后的“佳作”，她不安，也痴迷，世上真有这等坐怀不乱的真君子吗？”

事实胜于雄辩，江鸿就是这等人，孙小丽不得不承认人之间，并非全是“利用”、“色情”、“欺诈”、“暴力”的错误观念了。

她轻巧地拿起手提袋，希望在不惊动江鸿的前提下，一走了之，这是基于愧对江鸿而又不愿解释的心理作祟。

房门被沙发阻住，孙小丽用力地将它挪开，她知道，这是江鸿的安排，江鸿必然有很金话要说出吧？

江鸿被惊醒了，愕愕地站在孙小丽身后，孙小丽扭动门锁的手被一种无形的压力自动收回了。

“江先生！”孙小丽舞弄着手指，文静的，与昨晚的狂放不羁判若两人，她期期的说：“很对不起，打扰了一夜，还把你的衣服弄脏了。”

江鸿与她面面对，忽然握着孙小丽一双细巧的小手说：“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由于个人的一己之私，勾起你的伤心事，不但醉酒，还哭了一夜。”

“哭了一夜？”

“是的！梦中嘛！”

“唉！孙小丽讷讷的：“八成你一夜都没好睡吧。”

“没什么！”江鸿掏出个沉甸甸的信封说：“玛丽！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子，所以不敢用同情二字，同情是对弱者的，所以……所以我以真挚的友爱，请你收下这点小意思……”

孙小丽近乎茫然的接过信封。

江鸿感慨的说：“伯母如果没有开刀，赶快开刀，开了刀应该好好住院修养……”



“江先生！”孙小丽失声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呀？”

“伯母的胃病！”

孙小丽这才想起昨夜以小可怜的身世所编造的故事了。

她脸一红，眼圈也红了。

江鸿激动的：“玛……玛丽！恕我痴长几岁，叫你声大妹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！可以！不过……”孙小丽由高兴转变为哀伤。

江鸿的手力加紧，孙小丽感觉有些痛，但她却觉得这个“痛”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。

“不要自卑，更不可气馁！”江鸿慰勉的：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请记住一句话：“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”

“谢谢大……大哥！”

“信封内几个钱暂时凑合用，过两天大妹不妨打个电话，最好是再来一下。”

“大哥有事？”

“为了伯母的病，还有你的前途，总得详细的谈一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答应？”

“哪里的话？”孙小丽就装副笑脸：“人家求之不得嘛！”

“这就好了！还有，钱的方面，随时有困难，随时找我。老实说，你江大哥还算家庭富裕，写作不过是兴趣罢了。”

“是！大哥！再……再见了。”

“别忘了……后天打个电话。”

“大……理由：”

孙小丽离开房门，先是垂泪，继而自言自语：“算了吧！我